

碧海紅旗

李養正著



碧 海 紅 旗

李 養 正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K256

1031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，包括“碧海紅旗”和“英雄艇隊”兩篇。

“碧海紅旗”是寫一隻漁船在歸途中，遇到狂風大浪，迷失了方向，給蔣匪幫的一小夥匪徒看見，就劫去了漁船，並想藉此混上大陸。漁民們就用計叫一人下海，去找我軍的護漁巡邏艇求救。海軍戰士聞訊即前往截住，把那些匪徒全部打死。

“英雄艇隊”是寫我軍某一艇隊，晝夜不息地保衛着祖國的海洋。有一次，艇隊指揮員估計並掌握了敵人艦艇行動的規律和路線，就前去截擊，英勇地打沉了敵人兩艘艦艇。

碧 海 紅 旗

李 養 正 著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陞記印刷所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083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-6/18 字數：26,000

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：6,001—21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四分

碧海紅旗

一

老劉把右手搭在額蓋上，向天空看了一眼，見太陽已縮進了灰色的雲層，他忙向後邊喊道：『老大，天陰啦，不會颶大風吧？』

船梢上端端正正坐着船老大，他兩眼凝視着海面，把篷索抖動了一下，答道：『不要緊，再跑一陣就離家不遠了。』說完，就吹起口哨來。

不大不小的西北風真好哇，吹送着這條三桅漁船，向南行駛。船輕快地跑着，不用搖櫓，只要一人觀風把舵就行。

這船上一共十人，掌舵的老大叫常觀海，別人都叫他常老大。他今年足足三十歲了，長長的紅色的臉，一對被海風吹壞了的帶點紅邊的眼睛，箭桿眉，長下顎，生得十分慍悍。常老大有個小兄弟常老三，也在船上，才十五歲，還是個小鬼。小鬼也有一身本領，游水、爬桅，那真是呱呱叫。

船上的夥計大都是老打魚人，飽經風浪的好漢子。他們中間有個老劉，綽號叫『老古

董』，老實巴交的，到如今還信龍王爺、講舊規矩，在海裏碰到大風就直磕頭；船離碼頭，他要燒香，見人煎魚時把魚翻了面，早晨見到烏鴉對面叫，他都認為不吉利，那他就整天愁眉鎖眼，擔心出禍事。

艙裏，夥計們正圍坐着，中間放有一碗酒和一包花生米，在豁拳作樂哩！

常老人在船尾掌舵。他頭戴一頂褐色禮帽，身穿一件青嗶嘰對襟褂子，領口敞着，露出內面的白絨綫衣。他那雙微有點瞇的眼睛，緊盯着前面，嘴裏輕輕地在哼着『鹹水歌』：

藍藍的海水連着天，

哪是海來哪是天？

海水深得不見底，

海天遠得望不到邊，

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，

共產黨的好處沒有邊！

是誰打跑了反動派？

是誰使咱把福享？

是誰幫咱製起船和網？

是誰使咱的孩子上學堂？

毛主席、共產黨！

毛主席、共產黨！

你親我親，

誰也不如一把火親，

爹親媽親，

誰也不如一把棉花親，

火親棉花親，

誰也不如共產黨親；

共產黨是親人，

毛主席的恩情暖透了咱漁民的心！

唱着唱着，常老大遠遠就看見迎面開來了一條巡邏艇，桅桿上的紅旗，紅得像火一樣鮮艷。船頭翻起多高的白浪，真像一條大犂頭在耕海似的。巡邏艇馳近漁船時，速度慢了下來，艇上的信號員擺了擺紅綠手旗。常老大揚手向艇上打招呼：『海軍同志！辛苦啦！』

艙裏的夥計們都跑出來了，大家都舉着手，站在船頭不停地向艇上搖擺。

巡邏艇以慢速從漁船旁邊擦過。有個戴着簷軍帽的海軍幹部問常老大：『老鄉，往哪去？』常老大答道：『同志，打

完魚回家呀！』這時有個水兵拿着講話筒嚷嚷起來了：『老鄉，天氣變了，快躲風！』常老大問道：『幾級風呀？什麼時候來？』『七級風，下午六點颳到這一帶海面。我們不能拖帶你們，要到前面去跟其餘的船送信呢！』常老大說：『放心吧，海軍同志，我們躲得



“同志，嚐嚐今年的大帶魚！”（羅盤 圖）

及！』

巡邏艇正擦過木船邊，常老大叫夥計穩住了舵，他很快地揭開了艙板，提出一條銀白的大魚來，用力向巡邏艇拋過去，喊道：『同志，嚐嚐今年的大帶魚！』魚剛落在甲板上，水兵們笑起來。霎眼間，白光一閃，那條魚又被砲艇上的水兵拋了過來。水兵們喊道：『老鄉，謝謝你們！』魚落在船頭上。常老大剛提起來又想扔過去，可是艇已去遠了。老古董埋怨常老大說：『瞧你這大個子，可是個拋皮，怎麼不把魚提起緊扔過去？』常老大又好氣又好笑，瞪了他一眼說：『你這老古董真是亂怨人，海軍是電氣化，飛快，來得及！』

大夥都笑起來。

二

黃昏時候，西邊天上來了一道閃電，常老大回頭一看，只見黑雲如蓋，天也黑得漸漸塌了下來，水平綫上掀起了一片白晃晃的浪，暴風嚙嚙嚙地吹過來了。常老大的船這時還距陸地有兩三哩呢！

常老大皺緊了眉頭，心裏明白又要和風浪搏鬥了。他對艙裏叫了一聲：『變天了！』海面刹時烏黑的一片，風吼浪嘯如打雷一般。

風一颺動，船就聽任着風暴向下飄。

浪拼命地翻滾，狂濤掀起好幾尺高，從船頭直潑過船尾。船跌進浪槽，巨浪在前面如山般的豎着，阻擋住去路；巨浪推湧過來，又把船拋向了浪尖，又猛地捲了下來。多兇猛的浪呀！

信海龍王的老古董，一個勁地禱告：

『龍君爺，風小一點吧！龍君老爺，息怒吧！』狂風仍然唿啦啦颳個不停。只有常老大一點不慌張，臉嚴正正的，眼眨也不眨一下，看着浪頭，把穩了舵。一排暴浪猛地湧上來了，轟的一聲，浪頭碰上船頭，浪飛了起來，像山一樣的壓下，夥計們臉吓成了

土色。常老大說：『不要慌，沉住氣！』大夥一聽老大說不要慌，胆也就壯了許多。砰的一聲，船穿過了大浪。老古董鬆了一口氣，叫了一聲：『龍君保佑！』



一排暴浪猛地湧上來了，常老大說：“不要慌，沉住氣！”（羅盤 圖）

已經半夜了，風稍微鬆了點勁，船仍然任風往下飄。老古董忽然叫了一聲：『看，海星娘娘試燈！』接着便像對人說話似的：『謝娘娘大慈大悲！』大夥一看，果然在船尾不遠的空中，有豆大一點燐光，綠幽幽地閃爍着。雖然夥計們已不大信這一套了，但在這暴風的夜晚，能看見光明，心裏總覺得是點安慰。別人都不吭聲，老古董一個勁地叨咕：『娘娘保佑，娘娘保佑！』常老大聽得又好笑又好氣，說道：『老古董得啦吧，咱娘在家裏哩！』老古董說：『年輕孩子別亂說，咱們打魚人在家靠毛主席，下海還得靠海龍王！』這時常老大喊叫了一聲：『老古董，老娘沒來，大浪可來了，留神！』『砰的一聲，船身震顫了一下，又衝破了一排大浪，浪花從船頭直潑到船尾。

快天亮的時候，風漸漸息了，海上騰起了大霧，霧氣如細雨似的飄着，海上混沌沌的一片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時，船已被打擱在沙灘上了。船上的夥計累了一整夜，顧不了渾身濕淋淋的，倒在艙裏就暈起來。只有『老古董』是個老沒瞌睡的，擰乾了身上的水，在船上東摸摸西摸摸拾掇物件。常老大眼皮閤了，耳朵可還在留意聽着，他聽得海水『唵——席——嘩——砰』的叫着。這分明是潮水捲上海灘和撞擊海巖的聲音，他尋思：『到了什麼地方了呢？』他翻了個身，對自己說：『海上情況複雜呀，要是飄到了敵人……』他再不能躺下去了，翻起身來，向四面一望，連半點黑影也看不見，他仍站着，睜大眼睛向四面看。

忽然有人碰了他一個滿懷：

『誰呀？』

『我！』

『哎呀，這霧真濃，碰了鼻子還不見人。』

老古董低聲地問：『老大，咱們到了哪裏？』

老大說：『誰知道？霧退一點就知道了。』

好大的霧呀！你休想看見一點東西。

在霧氣中，常老大忽然聽見有人叫喊的聲音：『參謀長，都改扮好了沒有？東西搬上船沒有？』有人應道：『都辦好了，啥時開船？』

常老大聽這聲音，心頭一悚，用肘碰了老古董一下。兩人都豎起耳朵聽岸上的講話聲，身上的汗毛好像都豎了起來。岸上又有人在喊：『不行，船太小了。』有人答道：『這不用擔心，海上有的是大船，咱們拉一條就得！』

常老大心裏一跳，什麼人能在海上隨便拉船呢？只有橫行霸道的海盜。他附在老古董耳旁低聲說了一句：『壞了，咱們得趕快走！』

老古董趕緊下艙，把夥計們一個一個推起來。有個夥計揉了揉眼皮，還開玩笑說：『剛

殺出龍門陣，又進了八陣圖，好大的霧！』另外一個說：『這都怪老古董，老是娘呀爺呀的，風也叫來了，霧也叫來了！』老古董壓低嗓子說：『進了鬼門關了，你們起來瞧瞧到了哪了？』衆人一起來，只聽得老大低聲交代說：『夥計們快摸着開船，手腳輕點，不要弄出響聲！』衆人聽老大的口音不對，知道出了『情況』了。

夥計們輕輕悄悄地推活了船，安上了櫓，慢慢地把篷扯了起來。

很不湊巧，船走不多遠，海面上吹起一陣清風，霧漸漸消散了。一切都慢慢顯現了它的面目。原來這一夜風把他們飄到了敵人盤踞的××島附近的一個小荒島了。

這時，他們清清楚楚地看見，在他們的後面，有一條小船在緊追着。

老古董倒抽了一口冷氣：『我的老天，海巴子（匪）趕上來了！』

常老大手搭在額角上，仔細向後面一瞧，只見小船上站着幾個穿便服的人，心裏知道不妙，壓低嗓子說了聲：『夥計們，當心點，可能是海匪跟上咱們了！』

三

果然，海匪的小船跟上了他們。

當小船距離他們約摸兩百步遠的時候，忽然『砰』的一聲槍響，小船上有人大聲喊

道：『前面的船落篷！』常老大那裏肯輕易落篷。他的身子稍微佝低了一點，緊抱着舵把，緊張得臉也憋紅了，箭桿也似的眉毛豎了起來。他壓低嗓子，向夥計們叫了一聲：『快搖！』三把櫓飛也似的搖着，船貼着水面向前飛躍。漩渦一個跟一個向後滾去，船劃開兩條白浪前進。

這時，匪船也加快了速度，緊緊追來。究竟船小輕快，眼看相隔不遠了。接連一陣槍響，一顆子彈打中了漁船桅頂篷索穿過的轆轤，『喇』地一聲篷落下來了。

『站住！站住！』海匪在後面大聲吆喝着。

常老大吐了一口唾沫，回頭罵了一聲：『操你娘，老子不叫站住，老子叫飛跑！』小船來得快，不一會，追上了大船。海匪用鈎子鈎住了大船的船尾。小船一靠槓，便向大船跳上三個人來。

常老大丟了舵，斜着眼睛仔細向跳上來的海匪膘了一眼，只見那領頭的海匪是個胖胖的傢伙，一個饅頭樣的頭，肥得肉鼻子也顯得有點塌；兩條棕刷般的斷眉毛；兩片厚嘴唇；腦瓜皮光溜溜的，活像個電燈泡。海匪一跳上船，氣勢兇兇的，『狗雜種』、『王八蛋』罵個不停。

『叫你們停，你還跑，老子槍斃你！』

老古董被打了一耳光。

緊接着，從小船上又跳上來三個人：有一個瘦長瘦長的傢伙，瘦得像魚骨頭，臉上難刮下四兩肉來，脖子上的筋一根根都看得清，一對像狼一樣的血紅眼睛翻轉着。他頭上歪戴着一頂爛禮帽，蓬亂的頭髮露了幾撮在外邊。他右手提着一支手槍，槍閃着寒光。跟在他後面的，是個絡腮鬍子的大個子，胖得像一頭水牛。其餘的海匪也都橫眉瞪眼，沒個好嘴臉。

六個海匪在船上散開來，喊道：『不准動，誰動就打死誰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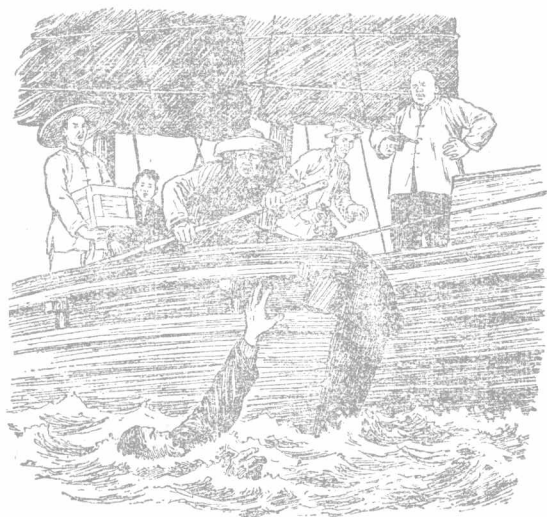
常老大面孔陰沉沉的，眼發呆地看着船邊的海水。

那個腦袋像電燈泡的海匪，開始在船上到處亂睜起來。忽然，他一眼看見艙門上有一副對聯：『翻身不忘共產黨，享福不忘毛主席。』嘩嘩兩下，他就把這副對聯撕了，又氣汹汹地指着常老大：『不是好傢伙，共產黨！』常老大說：『我們是打魚的。』海匪唬着說：『誰是八路的偵探？不說，全槍斃！』大夥都沒作聲。海匪又指着一個夥計問：『誰是船老大？』常老大說：『我是。』海匪又問：『講實話！你在海上碰到八路的軍艦沒有？』常老大說：『海上到處都有，說不定……』海匪聽了，顯出驚魂落魄的樣子，向四面看了一眼，然後瞪着眼罵道：『媽的，不是好東西！』

接着，海匪持着槍吩咐說：『來，把小船上的東西搬到這邊來，上青魚島，快！』海匪吆喝了好一陣，漁人們你望着我，我望着的你，誰都沒有動。魚骨頭把槍一掙，罵道：『不動？要老子來一個個請？』說着就揮起拳頭，向漁民沒頭沒臉打來。漁民們悶着一肚子火，慢吞吞地站起身來。老古董一避開海匪就咕嚕咕嚕地罵：『天打雷劈饅頭魚的狗雜種……』

這時，常老大看到小船上滿是反動派的傳單，還有機器，心想：『這大概是電台，這是幾個特務，他們想搞鬼！』後來又看見艙裏有幾箱子彈，常老大心裏一楞：『這子彈是打咱們的人的，不能讓……』他心裏打了一個轉，便想出一個主意來。

他向老古董使了個眼色，兩人急



老古董明白了老大的奧妙，一面拖竹篙一邊喊：『你們不知道老大是個旱鴨子！……』(羅盤 圖)

忙忙抬起一箱子彈，剛走到船頭，他假裝腳下一躓，身子一歪，立腳不穩，『撲咚』一聲，他連人帶子彈箱滾下了海。

常老大跌落在海裏，踢蹬着海水，大嚷救命，身子一浮一沉地掙扎着。夥計們起先還糊糊塗塗——老大的水裏功夫還了得，怎麼一掉下去就嚷救命呢？老古董明白了老大的奧妙，驚驚慌慌一面拖竹篙一邊喊：『你們不知道老大是個旱鴨子！……』夥計們恍然大悟，於是扔的扔板子，伸的伸篙子，還有人『撲咚』一聲跳下了水，好不容易才把老大硬舉了上來。

四

常老大被夥計們救了上來，渾身濕淋淋的，臉也凍白了，嘴唇也凍紫了，滿嘴牙齒凍得直敲梆，一出水就哆哆嗦嗦地說：『啥東西……這沉！險……險些把人淹死了。』說着倚在艙板上，用手直抹頭髮上淋着的水。

海匪走過來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就給常老大迎頭一個耳光：『操你娘，裝熊，捆起來！』海匪們把常老大捆了個結實，丟在船板上。

『開青魚島，開青魚島！』海匪們嚷着。

可是，船上沒人動，舵呀、櫓呀放着一動也不動。

『開青魚島！』海匪們咆哮起來。

這時，老古董走上前來，說：『老總，你把我们老大給綁了，沒人掌舵……』

海匪頭兒向常老大翻了兩眼，無可奈何地說：『解開來，好好掌舵！要不然，砍你的腦袋！』這才把常老大解了開來。

常老大從船板上立起身來，舒了舒胳膊，走到了舵邊。他扶起舵把，像是在聚精會神地弄正船頭的方向，作開船準備；可是骨子裏，他却又開始動起腦筋來。他想：『青魚島？老子順順當當送你去？沒這好的事情！』

忽然，桅桿上的繩索在他眼前一現，觸動了他的靈機。他用很實在的語氣，對海匪說：『老總，桅桿上的黏轆你們打掉了，篷扯不起來，得另安一個。』

『快！媽的！』

常老大向他弟弟常老三暗裏睨了睨眼，頭向桅桿昂了一昂。小鬼從艙裏拿出一個新黏轆，抱着桿子幾縱就上了桅桿，手裏安着新黏轆，眼睛却向四面溜。常老大暗有所指地問：『老三，怎麼樣？……』狡猾的魚骨頭朝常老三瞟了一眼，馬上盤問老大：『什麼「怎麼樣」？』常老大說：『我問他接好了沒有，篷不扯起來，船怎麼走？』魚骨頭不開了，對